



# 欢欢喜喜过大年

□丁利

## 迎年

年来了。年,是孩子扳着指头盼来的,是青年人欢呼雀跃来的,是中年人忙里偷闲挤来的,是老年人品陈年老酒溢出来的……

年来了——对孩童来说是口里的糖,甜甜蜜蜜;对青年来说是五彩的花环,鲜鲜亮亮;对老年来说是儿孙绕膝的福分,美美满满。

岁月沧桑,年过了一代又一代。上世纪60年代,年在无米下炊的叹息里徘徊;70年代,年在土炕上的一盆冻秋梨里慢慢的缓;80年代,年在花裙子、牛仔褲曼舞中旋转;90年代,年在互联网里天南地北走向新时代……

年来了——城市流光溢彩,乡村鞭炮撒欢;老人盼儿女归来,孩子盼放下沉重的书包,拎着灯笼满街疯跑;妈妈把祝福捏在喷香的饺子馅里;爸爸把欢欣高高的举在脖颈上;奶奶把温情掐在孙儿红扑扑的小脸蛋上;爷爷把幸福蘸在刚开锅热气腾腾的年糕上……

年来了——激情的焰火燃烧夜空,绽放在城市高楼林立五彩缤纷的一串串烟花上;绚烂的星光点亮门户门庭,倒挂在村庄屋檐下一盏盏彩灯上;流淌在都市五光十色的广场上;散落在乡村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里;浓缩在城市家家户户的电脑前;闪烁在乡下多姿多彩的电视屏幕里。

年来了——城里人家关门过,把幸福挤满楼房;乡下人家开门过,把欢笑洒满大街小巷;城市歌厅满啦、酒吧窄了,商人把喜悦藏在鼓鼓的腰包里。

年来了——城里的人爱往乡下跑,坐在土屋里品尝绿色食品;乡下人爱往城里钻,拥进饭店专挑海鲜点;城里孩子用网络点歌祝福;乡下孩子走东串西当面拜年。

年来了——村庄里年猪叫了、鞭炮响了、吉祥包在黄黄的黏豆包里。伴着农民工匆匆返乡的脚步,乡情、年味、酸甜苦辣装满身上的背包。

年来了——城里的一家三口,打上车直奔乡下老家,车上载满沉甸甸的思念和飘飞的喜悦。

年来了——一串串灯笼在城市横跨街路,火树银花,随一阵阵流行音乐回荡;一声声鹊鸣跳跃在村头的树尖上,喳喳报春,伴一缕缕炊烟的清香悠悠扩散。

年来了——先到城市还是先到乡村,谁也说不清。不知何时,城市里的年,含着农村的习俗;乡下的年裹着都市的情韵。城里的人去乡下,乡下的人去城里,年在来来往往中缩短了城乡距离,浓缩了城乡情感,融汇了城乡文化。

过去过年,不远十里去办年货;如今过年,万水千山,网上购物。过去过年盼的是一年一顿的年夜饭;如今过年百姓寻常事儿,因为红红火火的中国人,把红红火火的中国年,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元。

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酝酿中,告别了苦难的岁月,年有了新的亮度,有了高的温度,有了蜜的甘甜,有了质的飞跃……如今的年,可以说是中国进步的代言,每过一个年,都是中国梦的一个新起点。中国人,365天,不是天天都在过大年吗!

## 寻年

过年了,我顺着故乡长满荒草的老坝,走向我遥远而梦想的家。

年在哪里?从外到内,我在村庄四处寻找,顺着童年踏下的小脚印细细地寻找……

年跑到哪去了?好像在和我玩迷藏。五十载春秋,童年仿佛就在昨天,那个写对联的文化老人呢?村口那个高高的灯笼杆呢?家房顶那堆甜菜缨子呢?骑着林杆满道疯跑的少年呢?……年到了,小村怎么一下宁静了,静得让游子心里发沉。

年在哪里?我仍在寻找年的痕迹。老宅前的弯路上,那一串串灯笼队呢?那小小罐头瓶里跳动火苗的“磕头了”呢?

年是什么?小时候总是扯着母亲的衣角问个没完没了。

年是好吃的,是除夕夜妈妈端上的那盘纯肉馅的水饺;年是好玩的,是54张扑克牌通宵达旦的游戏;年是好看的,是窗里窗外随风飘洒的五彩“挂旗”;年是好闻的,是那口老锅里咕嘟咕嘟溢出的一缕缕肉香;年是好听的,是那清冷老宅前传出的一阵阵“钻天猴”的嘶鸣。

过去过年,苦中含乐;如今过年,淡而无趣;过去过年,吃的单调,玩的丰富;如今过年佳肴丰满,满腹空虚;过去过年,大街小巷灯笼遍地;如今过年,电脑前孤独游戏。

一声声鞭炮的炸响,终于打破了小村的宁静,它告诉人们年到了,到了我遥远的村庄。

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黏豆包,裹着温暖的年,腾云驾雾般落入我遥远的村庄。

年是什么?

年是一路汗水一路奔波的驿站;年是一页写满文字的最后的一笔;年是爷爷从地头走到地尾,坐在田埂上一袋早烟的小憩;年是晨曦那一缕灿烂的光环,从春透到秋;年是一朵从东岸滚向西岸的浪花……年,是藏在冻秋梨黑亮皮里诱人的酸果;年,是门外对联红底黑字间涌动的墨香;年,是墙上端庄的福字和着那里溢出的吉祥;年,挂在屋檐下——那盏红灯笼里一闪一闪的光燃;年,涂在电视上——屏幕上大歌大舞,大欢大喜、大红大绿的盛宴;年,围在餐桌上——大鱼、大肉,一家人欢欢喜喜大团圆;年,是老年人长了一岁伴随烟雾的叹息;年,是小孩儿大了一岁含着糖块的笑颜。

年对老人来说,是喝过的茶根,清清淡淡的;年对中年人来说,是烫好的一壶老酒,豪豪爽爽;年对儿童来说,是端上的大蛋糕,甜甜蜜蜜……

年猪叫了,年临近了;年糕蒸熟了,年升温了;年钟敲响了,年到了,到了我遥远的村庄……

年在哪里?家西土坝南坡的一片片残雪开始融化,拎着灯笼奔跑的儿童敞开了棉衣的襟怀,漂亮的村姑娘也甩掉了扎了一冬的棉围巾……

年到了,春也来了,啊,原来年蕴涵在明媚春光里!

只有回到生养你的家乡过年,才算真正意义上过年,才能确实体味到年的滋味。

## 过年

多少年了,不管工作有多忙,临近年关,我都要张罗回老家过年的事宜,把回家带的东西准备妥当,在腊月廿八九打一辆车,把大包小裹装在车上,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玩的一样一样往车上放,人在城里,心却早早飞到家乡。

家西的大段河结冰了,上面偶尔有三三两两的孩子在冰上划冰车,小脸蛋冻得通红,我不认识他们,待我到近前细一打量,也十有八九都能猜出是谁家的孩子,那模样毕竟和父辈相差无几。我逗他们:“四牛子是你叔吧!”“五犊子是你爸吗?”……孩子们见我陌生的面孔,有些诧异。也有调皮的小家伙儿说:“你怎么骂人呢?”因为我叫出了他们长辈的外号。他们起着“哄”,划起冰车一溜雪烟远去了。望着这快乐、天真的孩子,我仿佛回到了童年。

除夕之夜,我在村里的古道上踱步,或和小家伙儿们仨一伙俩一串地走东家串西家。忽然觉得我童年的不少东西没了,那五彩纸糊的灯笼呢?那灯笼里的“磕头了”呢?那手捧的冻豆包和黑梨蛋呢?那小伙伴儿穿着的新花衣服呢?那赶牛道上的牛羊踏着夕阳归来的阵容呢?那个佝偻身子拄着拐杖的老人呢?那个没有翻盖的老屋和屋檐下那群灰白相间的鸽群呢,炊烟环绕着我的记忆……

那飘出屋子的肉香,那一声声鞭炮的炸响,门里门外红彤彤的对联……都告诉我:年到了,年到了我遥远的村庄!

其实,古老的年俗渐渐淡去了,在城市里你根本找不到它的踪影,在乡下老家虽然也淡了,但那年的痕迹依然还是有的。这年味,就藏在家人团聚的欢笑里,在父亲那笨拙的贴春联的指缝里流淌。年,是属于乡下父母的留恋和记忆。年,对于父母来说,是子女团聚的欢欣。年,对于我们来说,是围坐老人身边一种甜蜜的记忆和享受。城里过年,我的感觉是孤独,远离亲人和故土的孤独。那喧嚣的市场,那金光闪烁的不夜街,那五彩缤纷的礼花……都吸引不了我的眼睛,拢不住我的心。可那个古老的小屯,依然用年深深吸引着我这个游子的心。只有回到她的怀抱,我才有年的幸福。

一年又一年,我在回忆中展望,在展望中回味,用亲情包围起来的年,才是最好、最美、最甜的年。

## 拜年

除夕之夜,短讯拜年,你来我往,铃声此起彼伏,温情如潮,快乐似海。

短信,有转发的,千篇一律;有原创

的,独具特色;有长的,如滔滔江河直抒胸臆;有短的,如明月太阳直挂云天;有文字的,或隽永如竹或通俗易懂,有图片的,或小巧玲珑趣味十足,或优美如诗色彩斑斓;有国外的,普通百姓如读天书的外国语,有国内的,认识中文就能顺下来;有幽默的,逗你捧腹大笑,有煽情的,让你回味无穷;有通俗的,让你一目了然,有高雅的,令你赏心悦目……

短信拜年,是除夕之夜一条亮丽的无声河流;是除夕之夜一架通向天南地北的桥梁。它已成为人们沟通感情,传递祝福的快捷工具。

过去,通讯不发达的年月,过年时,相互拜年,都是走亲串友当面拜年。想给远在他乡的亲朋好友拜年,都得提前个月八的写好信,把祝福慰问写出来,让邮差送达。后来,有了电报,有的家庭就发电报祝贺。随后又有了多姿多彩的贺年明信片拜年。再后来,有了电话,就有了电话拜年,尤其是除夕那天年夜饭前后,电话有时都打不通,那个火啊!现在,可简单多了,所有的祝贺和祝福,只要编辑成短信,就能在最短时间内表达自己的心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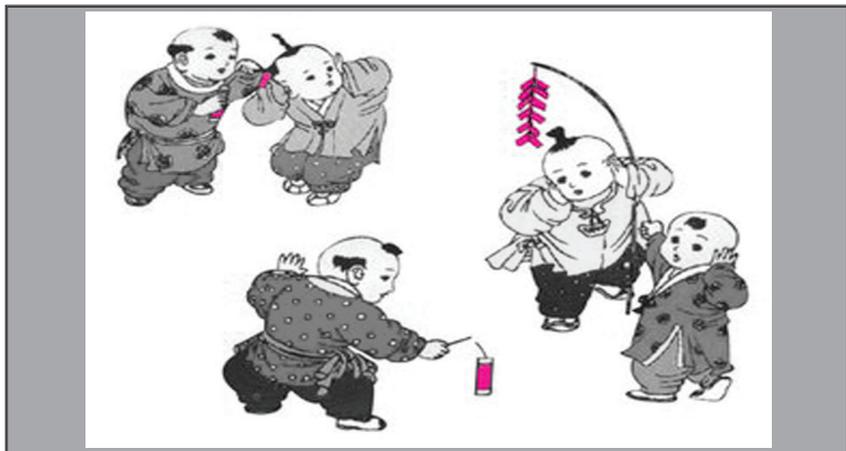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2009年的春节,我孩子正在国外读书。除夕之夜,正当我们全家收看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时,远在曼谷的他发来短信向父母、亲人拜年。他的短信说:远离祖国,才觉得亲人更亲,家乡更美,祝愿祖国更繁荣、父母安康!我们看着孩子的短信,心情格外激动和幸福,这条来自曼谷的短信,也给我们的春节增添了更多的喜庆和欢乐的色彩。

在接收短信的同时,我也紧锣密鼓地创作短信,多年来,我一直回故乡过年。在父亲的老屋里,编发一条条短信。发给我所有的亲人朋友。去年我发的一条短信是:在故乡远去的村庄里,给您及全家拜年——让文学“有来无往非君子”。短信一条一条发出去了,短信又一条条收回来了。在来去中,每个人都品味到年的喜庆与祥和,体味到了亲情友情的浓厚和快慰。读着来自各地朋友的短信,一种幸福感、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除夕之夜,收看“春晚”是一种享受,收看朋友的“短信”更是别样的欢欣,短信升华了我除夕的幸福指数。春晚结束了,年夜饭结束了,爆竹的硝烟也一点点散去。夜静更深之时,伴随新春咔咔律动的时针,我轻轻地查看一条条收到的短信,仿佛一个个亲人、朋友就站在我的眼前,那每一个熟悉的笑容,都是我人生弥足珍贵的财富。相处的点滴浮现在眼前时,我更觉短信给我带来的满足也同样可贵。

每条拜年的短信,都让幸福荡在脸上,回味无穷。

猴年,我依旧会在故乡的老屋里,酝酿一条条更精彩更有特色的短信,送给我的亲朋,让我的祝福温暖我生命中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。



# 白城日报广告业务电话

0436—3323838